

对资本主义本质的非正统经济学解读^{*}

——评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

张 林 周济民^{**}

杰弗里·霍奇森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一书秉承作者在推动非正统经济学发展中的一贯主张和行动，把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的有关方法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剖析资本主义的本质，探讨资本主义的未来，为构建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新的贡献。杰弗里·霍奇森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贡献，《资本主义的本质》一书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贡献，是本文主要关注的主题。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近年来开始整合各流派的理论，努力将其统一在一个总体框架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发起更有力的挑战。这方面的工作由三条主线构成。一是以澳大利亚非正统经济学家菲利普·A. 奥哈拉（Phillip A. O'Hara）为代表，他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尤其是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为基础），整合制度主义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分析框架。^①二是以已故美国非正统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 李（Frederic S. Lee）为代表。他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整合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了一个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框架。^②三是以杰弗里·M. 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为代表，他努力把演化经济学、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探寻整合非正统经济学的理论路线。霍奇森 2015 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Conceptuali-*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的借鉴研究”（18BJL023）和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资助项目的支持。

^{**} 张林，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济民，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Phillip A. O'Hara, *Marx, Veblen,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0.

^② Frederic S. Lee, "Modeling the Economy as a Whole: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70, no. 5, 2011, pp. 1282 - 1314.

zing Capitalism: Institutions, Evolution and Future) 可以说是这一努力的最新成果。^①

一、杰弗里·霍奇森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贡献

要理解霍奇森如何从非正统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主义的本质,需要简单回顾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霍奇森在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中作出过哪些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西方社会反战、反不平等的呼声日渐高涨,经济学界对这种呼声作出了回应:建立在马克思、凡勃伦等西方社会批评家思想基础上的各种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不断涌现,成为马克思、凡勃伦等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当代继承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制度主义(凡勃伦传统)、激进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传统)和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左派”)三个流派。它们遵循各自的学术传统,深入剖析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经济权力不平等、经济运行不稳定、种族性别歧视等问题,并结合这些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等人的理论,使得非正统经济学作为一个尽管流派林立但有诸多共性的整体,以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立面的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

经过二十多年强调“范式自足”(paradigm self-sufficiency)的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非正统经济学界抱着共同推进经济学发展的良好愿望,向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或者正统经济学传递了希望经济学能够走上多元发展道路的信号。代表性的事件是 1992 年,由霍奇森发起、44 名经济学家(主要是非正统经济学家,但也包括比如萨缪尔森、西蒙等主流经济学家)联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以付费广告的形式刊登了一份倡议书,倡导经济学多元发展。遗憾的是,正统经济学界并没有作出回应。相反,正统经济学对待非正统同行表现出的是明显的反多元化态度:拒绝与非正统理论接触,在学术职位上排斥非正统经济学家,阻碍非正统经济学家在专业组织中产生影响,在各种排名中诋毁非正统期刊和经济系。^②

热情碰到冷遇之后,非正统经济学界的多数人不再抱有同正统经济学界对话的幻

① 本书更合适的译名是《理解资本主义》,但由于中文图书中已有别的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同名译著,所以译者采用了出版社建议的现在这个译名。

② Frederic S. Lee, *Pluralism in Heterodox Economics*, in R. Garnett et al., eds., *Economics Plur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9–35.

想，在三个方面重新走上了“范式自足”的发展道路。①非正统经济学界逐渐团结在一起，其标志是经过弗雷德里克·李的努力，1999年成立了非正统经济学学会（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②2000年法国学生发起的“后我向经济学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已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学多元化国际运动，破除新古典经济学一元化的呼声和行动此起彼伏，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③如前述，非正统经济学界开始探寻理论的整合，希图以一套系统的理论向新古典经济学发起更有力的冲击。

霍奇森可以说在非正统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作出了贡献。霍奇森师从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早年属于激进政治经济学阵营。在198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价值与剥削：一种激进理论》（*Capitalism, Value and Exploitation: A Radical Theory*）中，他试图抛开劳动价值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剥削问题，建立一种新的价值理论。无论如何去评判这种尝试，它至少在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自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而且，在这本书里，霍奇森已经明确指出激进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吸收不同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果要创立一种新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其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会是凯恩斯和马克思的著作”，“除了马克思、凯恩斯和斯拉法，还有其他两位人物应该在创造新的激进主义经济学中有影响：卡莱茨基和罗宾逊”。④也就是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霍奇森就有了整合不同学术传统发展非正统经济学的主张，当时他主张的是整合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

此后，霍奇森转向演化经济学研究。不过，与研究演化经济学的传统进路——从熊彼特的思想出发——不同，霍奇森偏向的是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传统的制度主义。在集中体现霍奇森演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与托布约恩·克努森（Thorbjørn Knudsen）合著的《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一书中，凡勃伦被视为把制度作为复制或选择的社会单位进行研究的先驱。书中明确指

① 爱德华·富布鲁克：《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贾根良、刘辉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杰弗·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与剥削：一种激进理论》，于树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44-245页。

出：“我们的目标是巩固……凡勃伦……关于社会选择单位的洞见”。^① 霍奇森把凡勃伦视为自己的思想源泉之一，同时也提炼和改造了凡勃伦的思想。在200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gency, Structure and Darwinis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一书中，霍奇森提炼出凡勃伦思想中的能动性（个体）和结构（整体）之间的整体主义（holism）关系，明确了凡勃伦思想中体现出的连续性、累积因果关系等达尔文主义元素，试图用涌现哲学来复兴凡勃伦传统的制度经济学。^② 他的工作不仅发展了凡勃伦制度主义，而且继续着他一贯的努力：整合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理论。

早年的霍奇森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整合在一起，转向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霍奇森开始致力于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三者的理论整合。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一书中，可以看出这种整合的明显意图。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如何理解资本主义

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不胜枚举，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霍奇森为何还要花费精力写作《资本主义的本质》一书？这本书和别的讨论资本主义及其本质的文献有何区别？霍奇森指出：“理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语言长期以来被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严重地毁坏了。至关重要的概念……已经毫无意义，使得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的方法都难以识别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③ 对财产、市场、资本等重要概念最大的毁坏，在于把资本主义以及它的构成元素——法律、财产、交换、市场、资本等等——视为普遍的、永恒的存在。霍奇森要做的，就是在给这些构成元素下一个历史特定的定义的基础上，给资本主义下一个历史特定的定义，从而理解它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的逻辑顺序：“要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理解资本；要理解资本，需要理解货币；要理解货币，需要理解交换；要理解交换，需

① 杰弗里·M·霍奇森、托布约恩·克努森：《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王焕祥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5页。

② 杰弗里·M·霍奇森：《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美国制度主义中的能动性、结构和达尔文主义》，杨虎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3页。

要理解财产；要理解财产，需要理解法律。”^① 因此，霍奇森在这本书第一篇“发现资本主义”开篇交代了定义的重要性并给出社会结构和个人动机的演化解释之后，按上述顺序展开了对各元素概念和定义上的辨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他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具有下面六个特征的一种生产体系：①一个法律体系支持拥有、购买和出售私人财产的普遍个人权利和义务；②普遍的商品交换和包含货币的市场；③普遍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企业据此为出售而生产物品和服务；④多数生产的组织是分离的，脱离了居家生产和家庭生产；⑤普遍的雇佣劳动和雇佣合同；⑥一个有银行制度的发达金融体系，普遍使用可以把财产用作抵押的信用，出售债务。^② 霍奇森承认，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定义。这个定义中的前5个特征来自马克思，他把包含前5个特征的资本主义定义为“M型资本主义”；这个定义中的前4个和第6个特征来自熊彼特，他把包含这5个特征的资本主义定义称为“S型资本主义”。

之所以说霍奇森在本书中是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作非正统经济学的解读，是因为他自始至终否定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同时批判性地吸收非正统经济学各学术传统有关这些概念的思想，构建自己的理论。比如，在对法律的探讨中，他否定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自发秩序”思想，强调国家和私人秩序在解释法律的起源、性质和作用方面缺一不可。在对财产和契约的讨论中，他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强调保护和明晰产权这种对待财产问题的简单化处理。^③ 在霍奇森看来，新古典正统经济学并未将本书探讨的主题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即便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等人的制度分析，由于受到新古典范式的限制，也不能就这些主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相反，凡勃伦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解释更令人信服。

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定义，霍奇森在本书第二篇“资本主义及其超越”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复杂性、多样化、不平等的压力等因素共同决定了资本主义不会有一个确定的未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把能说明资本主义繁荣的源泉和能领会这个体制的局限的关键政策提上议事日程，它们涉及普遍的教育、福利国家、保证基本收入、推广工人合作社、公司法改革和遗产税……它们有助于巩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

①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②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223页。

③ 对该书内容的介绍和解读，参见杨虎涛为该书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以及杨虎涛在本期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端就已出现的人类繁荣、自主和自由这些启蒙运动的原则”。^① 在这里，霍奇森表达了一个力图“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好”^② 的非正统经济学家的愿望。同时，整个第二篇的安排表现的是霍奇森再度向马克思和熊彼特致敬：马克思和熊彼特都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未来。

三、《资本主义的本质》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贡献

《资本主义的本质》对非正统经济学的第一个贡献，要从非正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说起。1996年，制度主义者威廉·达格尔（William M. Dugger）提出要重新定义经济学，把经济学从研究市场配置的科学转变为研究社会供应（social provisioning）的科学，并阐述了作为一个过程的社会供应的四个组成部分：资源过程、欲望过程、生产/再生产过程和赋意过程（meaning process）。^③ 虽然达格尔并未使用“非正统经济学”这个词，但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个表述逐渐被非正统经济学家所接受。2008年，弗雷德里克·李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撰写的“非正统经济学”词条中，明确了非正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供应过程。更重要的是，由于非正统经济学的问题导向特质，它要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因此它研究的社会供应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供应过程。^④ 如果没有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供应过程为研究对象的非正统经济学就不可能落到实处。霍奇森在书中没有提及这个方面，他的本意或许也与这里说的研究对象无关，但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研究以及给出的资本主义定义，无疑对非正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该书对非正统经济学的第二个贡献是作者提出的“法律制度主义”理论。“法律制度主义……方法主张的是探讨（至少是现代）发达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社会实在和（更

①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327页。

② 康芒斯自传的扉页上写道：“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好。”这句话适用于多数非正统经济学家。

③ William M. Dugger, “Redefining Economics: From Market Allocation to Social Provisioning”, in Charles J. Whalen, ed.,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p. 31–43.

④ Frederic S. Lee, “Heterodox Economics”, In S. N. Durlauf and L. E. Blume,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Secon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复杂的)个人动机的性质。”^①一方面,这个理论是对霍奇森在《制度经济学的演化》中发展的制度主义理论的深化。法律是“制度化的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②这个(法律)结构与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能动性)之间表现出的是累积因果关系。当然,霍奇森没有重点阐述二者间的累积因果关系,但他从演化的角度解释了个人为何服从、敬畏法律,从而在结构—能动性解释框架中加入了演化经济学的元素:“服从权威的某种根本倾向可能是固有的,是社会群体数百万年的演化结果……法律利用了这些倾向,连同道德和正义的情感,将权威在法律体系中制度化。”^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霍奇森通过对法律的强调顺理成章地引入了国家。“法律(至少在其最充分和最发达的意义上)必定既涉及国家(广义的解释包括建立公共秩序的领域),也涉及私人或者惯例性的安排。无论把法律简化为此二者的哪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法律包括一个制度化的司法机构和一个立法机构。”^④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并且有效地施行,前提是有一个国家这样的权威提供保障。人们之所以接受国家以及国家确认了的法律,主要是因为人类数百万年演化过程中遗传的和习得的遵从权威的倾向。这样,国家就不是因为契约关系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个人无法讨价还价、必须接受的结构而存在的。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都强调国家的作用,但都没能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提供充分的解释。霍奇森通过法律制度主义引入国家这个要素,为非正统经济学的结构—能动性框架以及诸多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该书对非正统经济学的第三个贡献沿袭了霍奇森的一贯做法:整合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如前述,霍奇森近年来致力于以制度主义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理论整合在一起,构建一个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框架和体系。该书充分反映了这个特点,并且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传统的吸收。除了在资本主义的定义上囊括了马克思强调的5个含义之外,霍奇森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各个关键概念或者构成要素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多是尽量多地吸收马克思的思想。以第7章“资本的含义”为例,霍奇森把资本定义为“可投资于生产的货币,或者人所拥有的、可让渡的且可抵押的

①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②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③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1页。

④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0页。

用于生产的财产的货币价值”。^① 这个定义同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并无二致，否定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滥用资本概念的做法。这表明，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霍奇森，至少在资本主义本质问题的探讨上，开始更多地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洞见。另一方面，本书对制度主义思想的吸收也前进了一步。霍奇森对制度主义的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凡勃伦传统，很少涉及制度主义另一位创始人康芒斯的理论。该书除了经常以凡勃伦思想作为作者观点的支撑之外，还大量采纳了康芒斯的思想，尤其是在论述法律相关问题的部分。对康芒斯的关注大大丰富了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演化经济学这个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整合进路的内容。

四、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有过一个百家争鸣的多元时代，遵循各种学术传统的经济学家为了拓展经济学的边界而努力，相互间虽然争论不断，但没有把某一种范式奉为绝对真理。但是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形式主义革命”为标志，经济学渐渐走向了一元化，进入“新古典霸权”时代。“主流经济学家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方法论的盲目自大，使他们把替代性理论简单地视为不科学的而加以拒绝。”^②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非正统经济学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经济学又一个多元时代的希望，无论结果如何，包括霍奇森在内的一大批非正统经济学家为经济学的多元发展作出的努力都值得尊敬。

经济学的多元发展意味着开放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自大、封闭使得它日益走进轻思想重技巧的死胡同。这是任何经济学传统都应引以为戒的。霍奇森在书中抱着足够开放的态度，吸收一切能够支撑、充实自己理论的素材，指出其不足的同时承认其价值。这种学术态度尤其值得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学习。

^① 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张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71页。

^② Robert Garnett, Erik K. Olsen, and Martha Starr, “Economic Plur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 Garnett, et al., eds., *Economic Plur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2.